



□ 12  
3764  
89





012  
3764  
89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六

南菁書院

尙書譜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篇目

今文

古文

唐堯堯典第一

有

有

虞舜舜典第二

無

有

汨作第三

無

有

九共一弟四

困學紀聞云  
虞傳有九共

無

有

篇引書曰余辯下土使民  
平平使民無傲

九共二弟五

無

有

九共三弟六

無

有

九共四弟七

無

有

馬鄭無

馬鄭無

馬鄭無

馬鄭無

馬鄭無

馬鄭注無  
說詳後

不中世氏

1991.4  
寄贈

91-122



九共五弟八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六弟九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七弟十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八弟十一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九弟十二

無

有

馬鄭無

稟飫弟十三

無

無

大禹弟十四

案書序大禹無謨字作大禹謨者偽書所加

無

有

馬鄭無

皋陶謨弟十五

有

有

益稷弟十六

葆琛先生曰益稷鄭作棄稷言漢學者皆宗之不知百篇乃聖人所定稷周配

無

有

馬鄭無

天之祖也周人以諱事雖詩書不諱而典謨稷獨稱官惟帝命乃稱名耳此皆據周立法決無以棄稷名篇之理也

夏禹貢弟十七

有

有

啟甘誓弟十八

有

有

太康五子之歌弟十九

墨子非樂云于武觀曰后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竟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無奕奕章聞于天案當是此篇逸文

無

有

馬鄭無

中康允征弟二十

堯典正義引鄭云允征臣名又引鄭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

無

有

馬鄭無



右虞夏書二十篇今文古文並傳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四篇古文有錄無書者舜典汨作九其九篇大禹益稷五子之歌允征十五篇

堯典正義云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

此指偽孔所分鄭元云舜

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元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案鄭以虞夏同科知堯典并非虞史所錄也堯典有舜事皋陶謨舜時所陳並冠以曰若稽古謂順古文考古道以記之非當代之語矣虞夏所以同科者董生之言曰孔子曰

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又曰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此以發明虞夏同科之義由於政教相因而其道如一矣至於三正文質之變關乎五德之運又不在此數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鄭康成亦云序孔子所作細繹書序之文疑孔子時惟有堯典皋陶謨二篇而舜典大禹益稷卽具於是未始別出三篇也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



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即經文三載汝陟帝位乃讓舜之事當在堯典中而晚出

書分爲舜典非也

作堯典又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

試諸難作舜典經文有鰥在下及賓于四門云云即側微歷

試之事

鄭注歷試諸難爲入麓伐木即納于大麓也

不具於堯典中乎則可不必

別出舜典矣又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

皋陶謨益稷凡皋陶禹帝舜之辭及暨益暨稷之事不具於

皋陶謨乎則可不必別出大禹益稷矣

馬鄭王據書序分益稷於皋陶謨然據書

序正不必分篇

且序言作大禹皋陶謨不言作大禹謨皋陶謨者正

以禹皋之謨同在一篇中也竊謂孔子序書有數篇合爲一

篇者如堯典舜典及大禹皋陶謨益稷是也有一篇分爲數

篇者如盤庚大誓是也嘗聞諸葆琛先生曰堯典紀事之首

也皋陶謨紀言之首也故並加之曰若稽古若順稽考也

謂順考古道以錄之云爾案論衡書須篇云問說書者欽明

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則漢儒有

以堯典爲孔子之言矣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周人

之王紂虞而號舜曰帝舜典謨之文堯舜稱帝知並以周法

錄之也尙書大傳舜元年稱王入唐郊伏生以舜在當時稱

王亦必以尙書之帝爲周法所定也堯典鄭注稽同古天也

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馬融以爲堯順考古道同天

之訓疑出緯候遷書多古文說五帝本紀帝堯曰放勳不言

曰若稽古疑亦謂爲序書所加故史去之是古文家不以稽

古爲同天並不以爲堯之順考古道也御覽八十一卷引尙



書中侯考河命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此緯候效經而失之者遂爲晚出二十八字之所本而曰若稽古之義亡矣

正義云鄭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者

孔穎達據東晉書斷十六篇古文爲僞書鄭

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周當作畢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以上正義文案此二十四篇之目當見鄭氏書序

之注鄭注古文書並無此二十四篇也正義又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古文家雖名有二十四篇而無師

說馬鄭亦不傳之故唐人以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遂引以

爲今文也

案東晉古文書固僞而漢時得多十六篇亦未是真如劉歆所引諸文太史公不著於史記馬鄭又

不作注正以不可信也

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據歆書似十六篇至天漢後始出然伏生大傳已引九共逸句大誓全文董生亦引大誓則不出自魯壁也大氏十六篇者在秦漢之間去周爲近諸子百家所記往往可傳合於經學者補綴以比於二十八篇足以考究前聞而已故伏生能引大誓之文而所傳尙書仍闕是篇亦以爲正經之所無而出於百家之雜說遂不



以涵於二十八篇也

篇目

今文

古文

商湯帝告弟二十一

困學紀聞云尚書大傳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

無

無

施章乃服明上下

無

無

釐沃弟二十二

無

無

湯征弟二十三

殷本紀有引湯征文

無

無

汝鳩弟二十四

無

無

汝方弟二十五

無

無

夏社弟二十六

無

無

疑至弟二十七

無

無

臣扈弟二十八

無

無

湯誓弟二十九

有

有

典寶弟三十

無

有

仲虺之誥弟三十一

無

無

湯誥弟三十二

殷本紀有湯誥文

無

有

咸有一德弟三十三

堯典正義

無

有

引鄭注咸有一德云伊陟

無

無

明居弟三十四

無

無

太甲伊訓弟三十五

漢律厯志引伊訓篇

無

有

日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

無

無

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

無

無

資有牧方明堯典正義引

無

無



肆命第三十六

無

有馬鄭無

祖后第三十七

無

無

太甲一弟三十八

孟子禮記並有

無

無

引太甲文

太甲二弟三十九

無

無

太甲三弟四十

無

無

沃丁沃丁弟四十一

無

無

太戊咸父一弟四十二

無

無

咸父二弟四十三

無

無

咸父三弟四十四

無

無

咸父四弟四十五

殷本紀咸父下

無

無

有太戊篇

伊陟弟四十六

無

無

原命弟四十七

無

有馬鄭無

中丁中丁弟四十八

殷本紀云中丁書闕

無

無

不具葆琛先生曰中丁書闕不具乃太史公引書序之文蓋孔子時已闕此篇故獨著不具之言若太史公時書闕不獨中丁乃適當時有太戊闕中丁乃適有百篇也

河亶甲弟四十九

無

無

祖乙祖乙弟五十

無

無

陽甲盤庚上第五十一

隸釋載熹平石

有

有



經殘字般庚下篇與上連  
接知今文合為一篇古文  
乃分為三

盤庚盤庚中弟五十二 有 有

盤庚下弟五十三 有 有

武丁說命一弟五十四 禮記緇衣兌命 無 無

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  
躬鄭注兌當為說謂般高  
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  
高宗書篇名也

說命二弟五十五 無 無

說命三弟五十六 無 無

祖庚高宗彤日弟五十七 有 有

高宗之訓弟五十八 無 無

帝辛西伯伐黎弟五十九 有 有

微子弟六十 有 有

右商書四十篇今文傳湯誓般庚高宗彤日西伯伐黎微子  
五篇古文分般庚為三篇凡七篇古文有錄無書者湯誥咸  
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六篇

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  
在余一人韋昭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  
則散亡矣又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注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



其辭若此今考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身爲犧牲以祠祝于上帝鬼神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墨子七患篇引殷書曰湯五年旱卽此文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斷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案此知周語墨子之湯誓乃因旱禱天之誓非伐桀之誓韋昭說非殷本紀載湯征文云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案增多十六篇中無湯征則子長所受於安國者當多於劉歆以後所見之書矣

盤庚正義引鄭注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爲君時事案鄭此注明盤庚分篇之故以合書序

殷本紀云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案鄭義三篇事不同時明是盤庚後人集而錄之皆盤庚事故名盤庚蓋告戒行於當時而編次成於沒世史記之言與序不



違乃索隱云尙書盤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此以盤  
庚崩百姓思之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此說大非太史公豈  
不見古文者亦以見司馬貞全不識今文古文之別也  
殷本紀云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  
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案高宗以廟號名篇故  
定爲祖庚時書以立廟稱宗爲祖庚時事也與盤庚例異

篇目

今文

古文

武王大誓一弟六十一

無歐陽經有

有

大誓二弟六十二

無歐陽經有

有

大誓三弟六十三

無歐陽經有

有

牧誓弟六十四

有

有

武成弟六十五漢律歷志三引武成無

有馬鄭無書武成正義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洪範弟六十六

有

有

分器弟六十七周本紀序分器在洪無

無

範前

旅獒弟六十八鄭注獒讀曰豪謂是無

有馬鄭無

豪酋之長

旅巢命弟六十九

無

無

金縢弟七十

有

有

成王大誥弟七十一

有

有



微子之命第七十二

無

無

歸禾弟七十三

無

無

嘉禾弟七十四

漢書王莽傳引書逸

無

無

嘉禾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案此古文所無故王莽時亦以為逸篇也葆琛先生曰假王即高宗彤口所謂惟先假王正厥事也古文假格通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之非故格君者逮政之本而佞邪傳會乃謂周公假王者之號是所云十六篇皆歆等以意屬讀非復古文舊書宜博士不肯置對矣

康誥弟七十五

有

有

酒誥弟七十六

有

有

梓材弟七十七

有

有

召誥弟七十八

有

有

洛誥弟七十九

有

有

多士弟八十

有

有

無逸弟八十一

有

有

君奭弟八十二

有

有

成王政弟八十三

釋文政如字馬

無

無

作征云正也

將蒲姑弟八十四

無

無

多方弟八十五

有

有



周官弟八十六

無

無

立政弟八十七

有

有

賄息慎之命弟八十八

無

無

亳姑弟八十九

無

無

君陳弟九十

無

無

顧命弟九十一

伏生書顧命康王之

有

有

詰為一篇古文分為二

康王之詰弟九十二

釋文王若

有

有

曰庶邦侯甸男衛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詰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

康王畢命弟九十三

三統術有引畢命豐

無

有馬鄭無

刑文

穆王君牙弟九十四

釋文君牙一作君雅

無

無

噩命弟九十五

本作問命今依說文

無

無

解字所引改

以下五篇蔡仲之命弟九十六

無

無

別錄

費誓弟九十七

有

有

呂刑弟九十八

有

有

文侯之命弟九十九

有

有

秦誓弟一百

有

有

右周書四十篇今文傳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



召詔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桀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十九篇古文多大誓三篇又分顧命爲康王之誥凡二十三篇古文有錄無書者武成旅獒畢命三篇

案周本紀尙書大傳竝載古文大誓其一篇爲九年觀兵時事蓋大誓第一篇其一篇爲十一年師度孟津時事蓋第二篇也並載本紀及大傳至馬融稱書傳所引五事及他書引大誓當並是第三篇文在孔安國時則分三篇馬鄭時文更殘闕並爲一篇故經典序錄稱大誓一篇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正以馬鄭並爲一篇也伏生所傳書經文無大誓故以諸儒所傳述者入大傳中歐陽生始以古文增入故歐陽經三十二卷校大小夏侯經多大誓三篇也

劉歆三統術以上一年觀兵十三年

克殷與史記異案三統術之年數皆附會損益以遷就其術漢人已言之不足憑也

附錄與陳編脩壽

祺書云據景十三王傳魯恭王治宮室壞壁得書在景帝初而菽文志言武帝末蓋據天漢後孔安國家獻古文而更追述前事非季世之誤七略記武帝末民間獻大誓正是一時一事緣古文但較今文多大誓一篇故云爾也大著證今文無大誓而有序確不可移謂古文有大誓乃由後驛入疑未審矣馬氏謂大誓後得正謂古文出於今文之後鄭氏云民間得大誓猶謂古文不立學但行民間也非古今文書之外別出大誓也大著云孔氏古文果有大誓別錄七略何以獨歸之武帝末民間獻而無一語及孔壁書然別錄已明云武帝末民間有得大誓於壁內獻之此正指壞宅得書不得云無一



語及孔壁也其云武帝末者亦指獻書時與藝文志同有謂宣帝本始中得大誓者此傳譌之說別錄又云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蓋伏生無大誓全文而大傳述之秦漢學者多能傳其說故婁敬董仲舒並引之今足下又考其在周書甚明是以古文初出屋壁唯大誓一篇易讀其餘十六篇迺絕無師說故劉歆書云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別云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也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案西漢古文不立學官安國仍爲今文博士時又未獻古文但以私授兒寬史記儒林傳兒寬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寬受今文書於歐陽和伯又以授歐陽生之子

故歐陽經三十二卷

漢志文

正呂寬呂所受於安國之大誓三

篇錄入也別錄與歆書所云博士讀大誓卽指歐陽博士大小夏侯之學出於張生張生未嘗就安國讀古文故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

漢志文

與伏生所傳同與歐陽異此三家卷數

皆並序計之唯歐陽經多大誓三篇大著謂大小夏侯亦有大誓恐無顯證耳大著精博膏肓多起茲錄副奉還而區區獻疑有此數事如蒙采擇而教之則幸甚

案漢書律厯志三引周書武成文此本劉歆三統術歆讓太常博士云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藏在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云是向歆父子在西京時悉見此十六篇至建武之際祕書散



亡衛宏等所傳遂不說此十六篇而其文不傳矣書武成正義引鄭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蓋偶於武成序注中及之其實十六篇之逸書並亡於建武之際也如馬鄭大誓亦建武時所殘闕遂并爲一篇矣

東晉古文武成篇云惟九年大統未集正義曰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元等皆依用之案所云韓嬰卽周本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後七年而崩益證十年爲七年之誤蓋韓詩內傳之言也劉歆亦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此僞古文之所由出也

案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宣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據史記知觀兵爲九年事師度孟津克殷爲十一年事定洪範經文十有三祀爲克殷後二年劉歆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此歆刪改書序之文謂十一年乃觀兵十三年乃克殷不知史記引古文大誓明言九年觀兵蓋以克殷而追敘其事然後言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度孟津序言一月戊午者明周之改正故言一月惟僞古文大誓有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四時不隨正朔變周正建子不得爲春卽本歆說不可據尚書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



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箕  
子既封朝鮮而後來朝則在克殷後二年矣

周本紀十一年伐紂作大誓牧誓武成分器後二年問箕子  
作洪範則分器在洪範前書序分器在洪範後太史公以百  
篇之序列二帝三王之事其先後當可據也

案周本紀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自夜  
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  
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逸周書度邑同此在克殷後則武王克殷年未

六十本紀又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

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乃瘳後而崩禪封

書武王克殷二年則子長考信詩書見金縢年月知武王崩

年亦六十內外耳此古文家說也劉歆據二戴記謂文王十

五而生武王文王世子正義引此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

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年而崩故禮記文王

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凡武王即位十

一年此本二戴為今文家說然案之事理多有齟齬不如古

文家之為當也

史記魯周公世家於作嘉禾下云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

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是作鴟鴞在伐

奄得嘉禾之後與鄭注金縢謂在武庚未叛管蔡未誅之前

不同案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即魯世家所載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



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爲罪人斯得之事詩毛氏以周公居東爲東征罪人斯得爲管蔡與史記同爲古文說鄭君以爲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此蓋出今文家博士相傳之誤亦若戴記述文王武王之年所當辯正者也金滕一篇分三節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爲一節明周公踐祚攝政乃新命于三王所云以旦代某謂代成王卽代武王也武王既喪至罪人斯得爲一節明周公攝政東征誅管蔡之事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至歲則大熟爲一節魯世家云周公在豐將沒曰必葬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卽未敢順公之事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

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滕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未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案此載金縢卽古文說也案此卽亳姑序云周公葬畢之事也而世家以金縢篇文爲說者周公攝政之事以金縢始以亳姑終故錄金縢卽終言其事所以明周公之志也周公之志以三王命其始以天彰其終處



變而正反亂而治微乎微乎不詳言之則本末不得而明也

金縢篇云我之弗辟辟治也

本許叔重

言欲告先王即當治殷民

之罪罪人斯得東征事已于後嘉禾旅命周公歸報鵙鵙貽詩恩勤鬻子不敢離王王亦未敢順公即葬公于畢之事也雷電以風爲葬周公後事以非郊時天災卜祭啟籥金縢執書以泣故云其勿穆卜也云朕小子其新逆者讀如天子降心逆公之逆謂自新以迎天意也此記命魯得郊祭知周公攝政天意所與也而孔子序書於誅紂則闕其文於周公攝政則微其辭以見聖人處變非常異誼也故儒者以二十八篇尚書爲備其諸知刪書之意乎

鵙鵙首章取子毀室以喻管蔡之誅次章桑土牖戶以喻成

周之營三四危亂以喻救亂之難而不敢離成王之意亦可見矣金縢終記周公之事而序書在大誥諸篇前者以冊祝爲金縢正經也公言以旦代某但欲代武王死而新命于三王則永終是圖之命啟籥見書之言也永終是圖謂當終文武之事公則曰三王之命也成王則曰天之威也終金縢之篇而周公之所以事成王與成王之所以康周公者無不可白焉此周家一代之大經也

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鄭注云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案克殷雖在居攝二年而將黜殷作大誥自在一年書大傳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



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也詩東山詠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則往東之時在居攝之一年克殷殺管叔在二年故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伐奄在三年故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又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也

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案黜殷在二年則命微子亦在是年樂記言武王克殷投殷之後於宋時武庚尙存微子封宋不得爲二王後至黜殷命始以微子爲二王後微子之命殆陳此義與有客之詩相表裏矣漢書梅福傳載匡衡議曰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案此合黜殷命微子代殷後之義

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本紀云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案史記書序並次歸禾于微子之命後則是時已克殷兵所謂代奄時

書序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困學紀聞云伏生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案揜與奄同音字通周公伐奄時得命禾卽陳天命以誥奄民故嘉禾亦名揜誥否則百篇中無揜誥之目益州揜誥卽嘉禾猶畢命卽豐刑矣魯世家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



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案周公攝政之七年而稱成王七年則成王卽政未嘗改稱元年況書序於大誥稱周公相成王至微子之命序首稱成王歸禾序唐叔得禾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嘉禾序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天子者成王也周公攝政者相成王也攝卽相義見別孔子序書正名之義實見明顯而劉歆撫假王埭政之逸文傳會周公攝政稱王又以七年歸政之後成王始稱元年康成亦惑於其說遷就不經之談疑誤後來不可不正惟伏生傳稱攝政五年營成周蓋五年始有新邑之圖至七年經營乃定故不同也

魯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周於是宰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是伯禽就封在攝政之一年魯世家又云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胙作胙誓注駟案尙書作棗今書作費編書費誓在後者說見

後此伯禽封魯在管蔡流言之前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鄭君注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此伐淮夷與踐奄皆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編篇於此未聞踐讀曰翦翦滅也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史記燕召公世家云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則君奭成王征皆在周公攝政時而編篇在洛誥誕保七年之後者蓋自金縢至立政皆周公相成王之事金縢總言周公之始末大誥至洛誥舉救亂克殷踐奄建侯營



洛致政數大端多士至立政皆告誡語言之事故敘列於後  
其實同時無先後也

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三統術曰畢命  
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鄭注書序  
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此序相應案序云康王  
命作冊當作康王命作豐刑豐字脫豆與冊相近而誤下又  
脫刑字也三統術引逸篇王命作策豐刑策字衍文讀古文  
者涉序中冊字而誤又轉寫作策也周公黜殷降辟三叔故  
霍侯至康王時始命豐文王廟霍文之昭故作豐刑而命之  
刑法也畢分居里其作豐刑之法乎堯典正義載鄭二十四  
篇目有罔命無畢命今  
案鄭嘗引畢命逸篇三統術亦引畢命  
則二十四篇中是畢非罔正義字誤耳

謹案孔子序周書自大誓訖畢命皆書之正經以世次以年  
紀其末序蔡仲之命棠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五篇者幼嘗  
受其義於葆琛先生麤曉佔畢未能詳紀犇走燕豫畱滯梁  
荆函丈斯隔七年於茲茲譜尙書細繹所聞而識之曰尙書  
者述五帝三王五伯之事蠻夷猾夏王降爲霸君子病之時  
之所極有無如何者也蔡之建國東臨淮徐南近江漢伯禽  
封魯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不意蔡侯一虜熊貲始  
大楚之霸業先於五邦呂命穆王實作自呂征彼九伯浸及  
齊桓晉秦之興復在其後霸者之業相循而作帝王之統由  
此一變史伯之對鄭桓言秦晉齊楚代興史儋之見秦獻言  
別五百載復合運會所乘惟聖賢能見其微孔子序五篇於



書之終中候之文究於霸免所以戒後王制蠻夷式羣侯不  
可以不登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六終

湘陰吳光堯校  
長沙王先慎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七

南菁書院

大學古義說一

長洲朱翔鳳于庭著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釋文大舊音泰

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頍

宮辟雍亦曰明堂盛德記曰

大戴禮

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

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

方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外水曰辟雍異義引韓詩說辟雍

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

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

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

茅葦取其潔清也按此諸文則周人明堂卽大學聖人南面



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謂之明堂此明明德之義所由出也  
明堂明諸侯之尊卑周書大匡云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以  
命教則曰大學以明明德則曰明堂鄭康成說辟雍曰辟明  
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則辟雍亦取義於明明德也堯典  
舜格于文祖文祖者明堂也洛誥言單文祖德故記盛德者  
必言明堂德篆字作惠許慎曰惠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中  
庸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鄭君注云由至誠而  
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誠  
之也大學言教人之法故先言明德明德者謂人各有可明  
之德而有天下者先能自明其內得於己然後明用人之有  
明德者是爲在明明德此平天下之本本於用人而用人之

法基於興學設教射義言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  
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又言諸侯歲獻貢士  
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  
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  
不得與於祭勇則害上言不比於禮樂者也禮樂不斯須去  
身則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是古者射以試士故大學  
亦名射宮又以選士之中立益地紕地之法則天子以是明  
諸侯之德諸侯以是明卿大夫士之德而用人之道無不備  
平天下之道亦無不賅矣或難曰士之爲士當先德行而後  
文藝射之一藝而可備用人之道乎荅曰禮樂者德行之所  
發也射者藝之顯著者也故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



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此明禮之義也又云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此明樂之義故禮樂者德行所發施也射者禮樂之著明者也虞書曰侯以明之魯頌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又云角弓其觶束矢其搜可以知三代以來天子諸侯用人之道莫不以射大學言明明德示天下後世以興學立教其法可尋而其道不遠也

在親民

聖王爲治先賢後親故由明明德而言親民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卽明明德而親民之謂鄭君說俊德賢才兼人者尊賢也書今文夏侯歐陽說九族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書古文家說九族爲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不數異姓按此卽父之父姓爲一族

僅是四族之一親疏恩義未究不合儀禮喪服之義儀禮亦今文家博士所傳可以定制故漢儒多以古文爲俗說也

能先親其有服之親而辨別章明於百姓則民無不親人含

五常之性發爲五聲五五二十五轉而相雜故姓有百

本白虎通

有虞氏之官百因生以賜姓故百姓亦爲百官有官則有姓



有姓則有族有族則有親百官無不明親親之義而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止至善之道也大學繼明明德而言親民止至善知王道之易易亦基於用人而已矣

在止於至善

至者極也一也中也善者本於性初以元善爲建首則天下莫不復其性性善之說明而後天下之民皆得其所止故說大學者必舉至善以示人也易乾初九爲元乾元不用爲大極極爲至元爲善終言既濟定得其所止也春秋始元終麟麟木精木神曰仁善之長也於元見善之至於麟見至善之止夫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功皆基於至善洪範五

皇極皇建其有極於易初爲建極爲元洪範又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維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大學繼親民而言止至善者以此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知止者知人當有所止也大學一篇不言性而言善其善卽其性也人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以滑亂其性遂以至於禍亂而不可止故發乎情者當止乎禮義大學之禮所以治人情而止其禍亂也知有所止則當求得其所止中庸篇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夫所止易知而不易至人秉天地之性當



謹候天氣審察陰陽聖人立大明堂之禮布十二月之令示王者以所當止故仲夏之令曰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仲冬之令曰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夫物至於至極則必爭明堂之禮知二至爲陰陽交爭之際而後能有所定大學明堂之道爲一故二至之令知止有定之象故易於復象言至以復初通乾元以乾元明至善繫辭言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震爲龍巽爲蛇復初爲龍蛇之蟄明震巽之相並俱生然必待陰陽之定而後象龍蛇之蟄而靜而後能利用安身故定

也靜也安也以言乎體象也慮者以言乎神明也君子惟有一定以能靜能安故先心退藏於密以存身由是齊戒以神明其德以致用故繫辭曰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慮者擇乎中庸之學也得者得一善之效也蓋惟能慮則萬事萬物處之皆得其宜足以通家國天下之大無不止於至善是之謂知止是之謂致知故致知爲至善之極至善爲慎獨之原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物者天地之數也本末者德爲本財爲末五行之德謂之德六府之用謂之財天地以一至十之數生成五行以五性配五神而水火木金土之德遞王故禮於明堂祀五帝五神五德之帝五行之神也舍五行無德舍水火金木土穀無財用



王者明五行之德以爲本而後可財而用於民本末者首尾之謂非二物也故知本末而天地之數通矣事帝王之事也帝王之事五德遞嬗終而復始騶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作終始大聖之篇自行以及賈誼司馬遷並謂從所不勝劉向父子以爲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若五行之於四時皆明明德而有天下探命祿之去就以絕諸侯閭干天位之心則當從以母傳子之說今本王符潛夫論所載圖伏羲以來十一代五行相嬗之數以明之

帝繫表

|    |                        |    |   |
|----|------------------------|----|---|
| 伏羲 | 木德火德土德金德水德木德火德土德金德水德木德 | 帝嚳 | 周 |
|----|------------------------|----|---|

後嗣帝  
嚳代顓  
項

炎帝

赤帝魁  
隗身號  
炎帝世  
號神農  
代伏羲  
氏後嗣  
慶都生  
伊堯

黃帝

符寶生  
黃帝軒

號高辛  
後嗣姜  
姬履大  
人迹生  
姬棄後  
文王代  
殷亦以  
木德王

伊堯

代高辛  
氏世號  
唐

虞帝

舜事堯  
堯乃禪



載代炎  
帝後嗣  
握登生

位號有  
虞

青陽

禹

白帝摯  
青陽世  
號少皞  
代黃帝  
都曲阜  
後嗣脩  
已生文  
命

名文命  
為堯司  
空受舜  
禪世號  
夏后

顓頊

湯

黑帝顓  
項身號  
高陽世  
號共工  
代少皞  
城簡吞

契之後  
嗣名履  
身號湯  
世號殷

燕卵生  
子契

謹按曲禮正義曰熊氏云三皇稱皇者皆行合天皇之星故  
詩緯含神霧宋均注云北極天皇帝其精生人然則稱皇  
者皆得天皇之氣鄭元意則以伏犧女媧神農為三皇故注  
中候敕省圖引運斗樞伏犧女媧神農為三皇也然宋均注  
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犧神農為三皇白虎通取伏犧  
神農祝融為三皇並與鄭不同皆無所據其言非也鄭數伏  
犧女媧神農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閒代之王多矣六莚論  
云燧人至伏犧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鉤云女媧以下  
至神農七十二姓譙周以為伏犧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媧女  
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是不當



身相接譙周以神農炎帝爲別人又以神農爲木德女媧爲水德皆非鄭義其五帝者鄭注中候敕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祭法正義曰春秋命秣序云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鄭所據也其大戴禮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產元囂元囂產喬極喬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爲帝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嶠牛嶠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

爲帝舜又顓頊產鯀鯀產文命爲禹司馬遷依而用焉皆鄭所不取張融評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爲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之子孫謂劉媪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爲堯裔而用火德大魏紹虞同符土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元孫帝魁融據經典三代之正以爲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一則稽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契之行二則驗以帝魁繼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按鄭據秘書並不謂帝嚳產堯舜爲顓頊後故祭法注云有虞氏以上尙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爲次則四代禘郊祖



宗不必皆所自出蓋配天之祭與五廟之法不同也詩生民箋云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嫫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姜嫫之生后稷乃禋祀上帝於郊禩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按鄭以稷父爲高辛氏後世在堯時爲二王後是稷不與堯同父堯亦不出於高辛又商頌元鳥毛傳云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禩而生契箋云降下也天使胤下而生商者謂胤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正義曰鄭以中候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娥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諸緯候言吞胤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以易傳也是契無父而生與帝繫毛傳並異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又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元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曰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嫫出見大人跡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嫫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抱之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嫫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



賢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  
初生民深脩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爲  
子氏爲有湯也命后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太王命季麻明  
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

儒林傳褚少孫傳魯詩據異義此所引正是魯詩傳索隱以爲

出詩緯故曰詩傳者非也

詩生民正義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

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  
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  
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元之間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  
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娥  
簡吞鳳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上皇  
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

之氣媼煦桑蟲成爲巳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  
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按鄭駁同褚少孫說原  
鄭之意以姜嫄爲高辛世妃於簡狄但云娥氏之女是不以  
契爲高辛子也然秘書散佚鄭說不全惟王符潛夫論五德  
篇謂帝嚳爲伏羲後其後爲后稷堯爲神農後舜爲黃帝後  
禹爲少昊後契爲顓頊後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並感天  
而生與秘書說密合下姓氏篇云探命秣之去就知二篇皆  
本命秣序也又按晉語云少典娶于有蟜生黃帝炎帝賈子  
新書云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此與帝繫爲一家之說彼  
旣以五帝同出一族則必謂三皇與五帝亦同一族矣太史  
公但據宰我問五帝故五帝本紀云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



云云以五帝德帝繫皆不言神農又與命祿序爲一家之說  
史記博采載籍異說並存勢難齊一且周秦百家言多託諸  
孔子所謂宰我問者亦百家之一而晉語乃傳者所述與命  
祿序諸書無可軒輊後之學者亦但求其當於理者而已蜀  
志秦宓傳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  
惜其文不載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先者先慎乎德也積善成德明德者至善之見端慎獨者誠  
意之所在也故大學之道以誠意爲先以齊家治國平天下  
爲後知所先後而後知誠意爲明明德之本故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知所先後之謂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謂王者以五行之德遞嬗者也明  
堂祀五精之帝行五行四時之令故明堂之法所以明明德  
也明堂者有天下朝諸侯之堂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  
夫有家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有身故立明堂者所以  
聽天下也立大學者所以脩身也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  
而端於大傅大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  
得矣此立學以脩身之事也德者外得於人內得於己故由  
平天下以求於誠意致知皆明明德之事也言先致其知而



下文獨明誠意者以爲非致知則不知止至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先致其知也必慎其獨止於至善也致其知者所以誠也

致知在格物

鄭君釋此文云格來也言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是格物者誠正脩齊治平之效驗也故言在而不言先言其效驗無往不在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此格物之謂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曰明明德於天下曰治其國以極於致其知皆言明明德之先後有序也曰知至曰意誠由是以至天下平皆言物格效驗終始一貫也此一節皆明物格之效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植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偕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此物格以至天下平之謂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者專也獨也至也能專者謂之誠誠意之事在慎獨獨者至善之所在慎者明明德之所基也然欲教人以誠意之學而不切指於其身則德自爲德民自爲民善自爲善其道不能以一貫故論語明忠恕之道恕者所藏乎身言君子之身



無斯須之不脩則以誠意合於脩身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言誠意爲脩身之本也天下本諸國國本諸家本諸身反求諸身則誠意正心之功始切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俱終身守此勿勿憚憚也故舉脩身以見爲學之要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本者身也末者家國天下也由本以及末一體也脩身以至於天下平亦一體也正其本則治失之豪釐則亂脩其德而慎之則治反乎德而用之則亂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慎獨之事皆脩身之事故離乎其身以言德非聖人之所謂德謂脩身在明明德之後非大學之所謂本也若厚薄者好惡之所由見也凡人未有不厚於所好而薄於所不好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故身之所厚推之天下而無有不厚者矣身之所薄推之天下而無有不薄者矣自古未有假仁義而王不道德齊禮而格者也大學明脩身為本而以所厚薄者著治亂之效以明本末之義則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有一以貫之之道而知無不至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中庸篇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



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誠者實也人身有五藏而心其一意者志志者心之所之言身與心則有形色之可倚言意則至虛惟至虛能來至實故必言誠意而後爲至誠天地之道陽實而陰虛陽爲氣而陰爲形氣爲至虛以無所不至而爲至實誠之於身以推極乎天地萬物亦無所不至蓋實有滯而虛無滯虛實之爲用陰陽之相和其理一也誠無所不至而後知其無自欺無自欺則端其所好惡苟存其欺之心可以深藏其好惡而每形於獨居媿於屋漏是可動而不可靜者也惟誠意能守靜而後能慊鄭君云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孔氏云謙讀如慊慊然安靜之貌老子曰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以至誠者天下之至靜者也易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氣之動者莫如雷雷在地中至靜之時也而至誠象之至誠無時而不靜故明堂月令於二至明君子齊戒之法而終主於靜必知毋自欺乃能自慊則靜之道在此矣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意之實爲毋自欺毋自欺之功在慎獨致知者自知也君子慎獨卽致知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一者獨也卽本也抱一無離者慎獨也卽知本也易乾初九爲獨故震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慎之至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



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小人不能慎獨則必自欺夫人之爲不善其始必起於隱微而其禍可流於天下惟君子能慎獨以治小人遏其人欲之萌而發其性善之始此堯舜之俗比戶可封也易乾爲善爲君子坤爲惡爲小人以乾通坤以君子治小人使其著誠而去僞是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也蓋小人但能自欺而不足以欺人自古未有甘爲小人而不敗者文言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此以見小人之無益而君子之能誠也夫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誠於中也去小人之不善而著其善

形於外之效也故君子則知有慎獨而已矣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曾子之言以證視己者非止一人如見肺肝可畏之至十者數之終方寸之地萬事所發端也深宮之中兆民所環望也在己則獨在人則眾舉十目十手之言以見指視者之大可畏愈知獨之不可不慎而意之不可不誠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按說文胖半體肉一曰廣肉也此心

廣體胖斷非言其多肉胖當讀盤桓之盤廣韻盤俗作梓正由假胖爲盤俗字遂誤作木旁盤樂也盤樂安舒有仰不媿俯不作之意文選注引聲類磐大石也磐字說文無通作盤是盤有大義故鄭云胖大也

胖讀爲般桓之般假借字也三者以明誠中形外之說惟君子爲能誠未有小人而誠者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  
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按釋文澳  
本作奧又作隰毛詩本作與磋釋文作瑳磨釋文作摩云本亦作磨又  
釋文引爾雅象曰磋亦作瑳釋文喧本亦作恒諠毛詩作諼釋  
文云或作喧恂  
依鄭注當作峻

鄭君注曰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惟君子之身指視者眾故其  
誠於中形於外者皆能稱道而得之凡明德親民止至善之  
道皆本於君子之誠意俾小人皆捨不善而著其善民乃得  
止至善之效而後不能一日而忘君子此誠意所以盛德至  
善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  
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申言誠意之能明德親民止至善也賢親樂利所謂斂時  
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沒世不忘所謂維時厥庶民于汝極  
錫汝保極也此美文王武王之詩祖文王而宗武王皆配明  
堂之祭而廟世世不祧故曰世室以著沒世不忘之義大學  
明堂同處故於明明德之道反覆言之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  
明也按鄭注諟猶正也或爲題峻書堯典作俊漢書平  
當傳三國志曹植傳引書並作峻蓋今文書也

明德五行之德天之明命天命民以五常之性也能明而後  
其德大故曰峻德記以自明言之者明者誠也有君子之誠



意可以明天人之際而通乎性命之原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未有一日而離誠意者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誠意之所以能明德也周公作洛朝諸侯於明堂而作康誥大甲誕資有牧方明方明者明堂也帝典格于文祖亦明堂也大學歷引其文以證古之明明德者乃能立明堂大學之制而無不由於自明矣克能也康誥帝典皆言能用人大甲言方明祀天之義是明堂爲祀天用人之地故以自明申其說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誠謂之明明明德之謂新故又引經而申之易大畜著離明之象曰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德既明矣而又明之日新之謂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新民之謂也以人之自明通天之明命其命維新之謂也天之命卽人之性所謂五性之德也木神曰仁火神曰禮金神曰義水神曰知土神曰信在天曰五帝在人曰五性統而名之曰德原其本則曰明命聖人立明堂以法之立大學以教之由本及末本身徵民之學悉歸之於誠意所謂能性其情者誠意而已矣極者中也中庸記曰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皇建有極四達不悖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

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按毛詩緡作緡唐石經禮記作緡

此言有一誠以通之則知無不致物無不格無所不用其極之謂也故明明德者不必家喻而戶曉而上亂飛鳥下動淵魚莫不各遂其性此則誠之至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引詩以明文王之明德以新民而止至善也緡熙光明也

本鄭注

緡爲明熙亦爲明卽明明德之義慎獨之謂敬敬之謂

誠文王有光明之德以自盡其誠敬而施之君臣父子國人而無不當故能受命作周開明堂之治立大平之業是之謂

親民是之謂止至善而要歸於誠意而已矣蓋大學至此作一收束以後則廣明誠意之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七終

仁和葉維幹校  
鎮海孫瑛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八

南菁書院

大學古義說二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民志

按釋文本作吾聽訟猶人  
也云論語作吾猶人也

自此以至終篇正義以爲廣明誠意之事言聖人惟自誠已  
意亦服民使誠意也夫誠其意而至于自慊則已無人已之  
見斯可以聽訟聽訟之際以人之好惡爲吾之好惡是爲猶  
人吾聽訟猶人斯可必其效於無訟董生書云據法聽訟無  
有所阿孔子是也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眾共之不敢自專  
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此聽訟猶人之實也蓋意之不誠而  
有情僞則酒之流可以生禍刑之大至於甲兵以馴至于天



下之不平故物格知至之效在能使無訟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聲者辭也情猶實也

本鄭注

誠也易曰訟有

孚窒惕中吉終凶孚信也誠也窒塞也惕敬也畏也書無逸云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自畏之志出于至誠推斯意於人則人無不誠其意以信其君民有大信則無不怵惕惟厲於其志而訟之原可塞也無實而得盡其辭於是民胥譴張爲幻所謂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此訟之所以終凶也呂刑云明清于單辭單盡也維明維清則不得盡其辭故云民之亂罔不中聽于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此言盡其辭之害也記者引孔子聽訟猶人必使無訟之言又申明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宜使民務實而不務辭則當大畏於其志蓋畏於外者不足以言畏畏於民之志此之謂大畏夫反身而誠由家及國端其好惡謹其得失明乎德財聚散出入之閒嚴乎君子小人義利之辨淪於肌髓通於寤寐此大畏民志之事而至於無訟則天下平之至也

此謂知本

記先言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此又以本爲誠其意蓋離乎身以言誠者不可謂之誠也舍誠意而言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不可以爲家國天下也中庸記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



時措之宜也以誠明性之德足以親天下國家之民而止於至善皆一誠之所貫爲萬事之根本於易春秋謂之元於律爲黃鐘於時爲冬至於天爲北極於人謂之誠意是以說大學者以知本爲要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記者說誠意在正心之先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於至虛來至實易之乾初是也心在人身之中不可偏倚易之二五是也大衍之數虛一不用是指乾初又言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指乾元之升降六位虛者意之象元者誠之名故誠意包致知

格物以極於治平之道而正心則就身之中而言之賈生書

曰道術

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

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備也術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又曰虛之接物鏡儀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王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豐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足以明誠意以虛爲本而正心以下皆術之接物也說文解字曰人心土藏在身之中又曰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性之字並从心知情與性皆心之所具仁義禮知信爲五性喜怒哀樂好惡爲六情忿懣爲怒恐懼爲惡憂患



爲哀好樂爲樂與好忿懣之類皆身有所累而感於情故能  
正其心是能存其性則喜怒哀樂好惡六者發皆中節而不  
偏所謂和也易之義利和而貞正故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  
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本王輔嗣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  
事天也又引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  
其心則操也仁義禮知信則存也不性其情則舍也心不在  
焉則亡也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則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也由放其心而身爲情之所累故忿懣恐懼好樂  
憂患皆足爲此身之害也禮運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  
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立大  
學之禮以教於國使人知明堂五行五性五常之理以正其

心以脩其身不已切乎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  
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  
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按釋文辟音譬下及注同鄭注譬猶喻也今注疏本經文作辟  
宋本暨唐石經並作譬釋文本在諸本之前當可據唐以後校  
者依注意改之又衛湜禮記集說  
引鄭注云辟猶喻也與釋文同

辟鄭讀爲譬由身以及家由己以及人而所親愛賤惡畏敬  
哀矜敖惰分焉以誠譬之則人之情可以喻於己誠之道可  
以通於人舉至不齊者而以身齊之皆誠意之學也記於家  
言教而於身言譬譬於隱微不言之地以內驗其身之脩與



不脩則誠意之功密苟不能誠將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而知人之哲鮮矣諺之言言天下之人能誠者鮮故誠者之於斯世權衡輕重之道隨地而變因人而施未嘗一槩而論而無所僞爲然後可以言齊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古者立大學以教於國而大學一篇至此始言教者以誠意之功未密則脩身之事不至是不足以言教也孝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故教之事莫先於孝論語引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又申其義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此孔子自

言不出家而成教也弟與慈皆孝之所推孝經又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口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故孝經一書明嚴父配天之義此明堂之法卽大學之法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此又明所以成教之道也禮保傅篇曰古之王者天子及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夙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



教之道莫重於大子故保傳一篇反覆言之保傳篇又曰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𠤎皆慎始敬終云爾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如是則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皇生而有仁義之德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以是知保赤子者皆在其母之善否此教於家者之要道也保傳篇又曰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又曰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此胎教之謂也故保赤子必始於胎教然亦由其世世有孝弟仁義而後能慎始而敬終非學而至也要其道亦

一誠而已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此申言孝弟慈之由身以及家國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我者我之身與心也凡正心脩身者必其能誠意者也記者言誠言仁又言恕恕亦仁也本說自人見之則曰仁藏之於心則曰恕仁者我之所固有亦一家一國之人之所固有也孟子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親親謂之仁亦謂之恕敬長



謂之義亦謂之讓家人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一家仁一國興仁之說也夫自爲赤子而有孝弟仁義之教以存其良知良能則所以達之天下者又不在乎政教號令而本於一人之心是以謂之機虞書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伏生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是故璇機謂之北極劉向亦以璿機爲北辰句陳樞星北辰居天之中而握其機有天下國家者亦法北辰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既正其心則本之以誠率之以仁藏之以恕一家一國可不待言而興起故筮子曰

七主七臣

一人之治亂

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所謂正其本而萬事理者在握其機而已矣夫苟不誠必至於不仁而必至於貪戾戾之言利

本鄭注

既有利之可貪則陷溺其心不

有其身而何有於天下國家不孝不弟之不可禁犯上作亂之所由滋皆利之一言敗之也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既知孝弟爲仁之本則不脩之於一家一人之身而能定國者殆未有也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此言治國而言天下者天子居天下之首而爲民率親親敬長之道可達之天下故以天下言也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舜之率天下惟孝弟而已矣故曰仁也桀紂反堯舜之道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受德既亡殷之頑民延及數世故荒主闇朝亂國不獨其君可滅其民皆可誅也淮南主術曰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故明堂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以爲王者之戒堯之欽明文思舜之格于文祖文祖明堂也明堂之令是爲月令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其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

冠月令以名其篇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沿襲蓋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此可明唐虞之世而有月令如視中星箬氣候謹器用服物而不敢過戒者欲聲色而不敢淫王者惟端好惡於心而後可以行明堂之令不如是則未有不窒礙者也若新莽竊號亦造威斗僞周代唐斯議明堂是則反其所好民安能從令哉

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記於脩身言譬以人譬已也於家國言喻以己喻人也譬猶喻也喻猶曉也皆一誠之所能明也恕之言如也

本蒼頡篇墨子

經說曰恕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明者誠之驗



而仁之著如者言與人相同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則與人同與人同則人見之而共曉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攸矣卽喻諸人也人之閒動靜之際初無二事所藏乎身不恕而求喻於人其本不立未有能齊家治國者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桃夭之詩言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此謹於娶婦嫁子擇孝弟世世有行仁義者所以子孫慈孝而黨族俱善是爲宜其家人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禮三朝記曰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謂之仁子曰不淫於色蓋仁之難成由於情欲情欲之始由於

室家記又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故保赤子者在胎教教國人者在宜家定嫁娶之期謹房闈之事專一繫心防其淫佚故云夫婦之際人倫之始可不慎哉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義者事之宜宜者以言乎義也門內之治恩掩義君子能以恩行其義則舜之於象敖周公之於管蔡所以處之者皆得其宜而可以達之天下矣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康成箋此詩曰儀義也賈生書曰心兼愛人謂之仁行充其宜謂之義董生書曰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是故春



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爲仁率天下以仁以義正我而後能率故引其儀不忒以明率天下之道忒疑也惟君子用心之壹而後可以不疑則誠意之驗孔子所謂能近取譬孟子所謂強恕而行皆以義正我則愛人之道可以四達而不悖正是四國之謂也詩三百篇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引此三言凡言宜言儀皆以正己爲要則齊家治國之道得矣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按鄭注云倍或作倍矩或作巨釋文

作拒之音矩本亦作矩

毛詩說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言不務德意而徒取政教號令繩天下之民此民所以日趨於薄而日漓其本蓋文飾經術工於吏治亦足動人之視聽而求效於旦夕然行之期月四境之內未有不騷然者此未嘗致意於根本之地以感發人之性情於治平之道終有望礙也故天子老老長長恤孤之道皆行於大學以孝弟慈之事興起其民是謂端其本司徒於地中建王國王國在天下之中大學在一國之中天子宅中而治而諸侯效焉則天下無不平治國以及天下猶積矩以裁制萬物故於國言治於天下言平者在絜之而已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



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治國者由不治而使之治不孝不弟而民悖皆不治之事有國者之所甚惡也故先明其所惡而後所好者自見好惡之端誠意之驗也中庸篇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兩端者過與不及有過有不及則偏而有弊此惡之所由生也惟絜矩者爲能用中於其上下前後左右以誠意通之而無不得其宜矣觀禮方明亦言上下四旁與明堂之法同絜者挈也

鄭本

注矩者數也周髀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

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由生也用矩之道平矩以正繩假矩以爲高覆矩以測深卧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筮以寫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爲筮也青黑爲表丹黃爲裏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於句句出於矩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矩所爲耳按此則數之法皆出於矩盛德記曰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盧辯謂法龜文故取此數明堂取一至九之數與大學絜矩同義堯命舜曰天之秣數在汝躬謂此矩也允執其中謂絜矩也自古帝王之治世皆以矩之數裁制萬物荀子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知絜矩之道有無



窮之用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既以孝弟慈興起一國之民則人心正人心正則好惡端荀卿云有治人無治法有亂君無亂國故治國之道以用人爲本而形政爲末用人之道以端好惡爲先而條教爲後一國之眾不能以耳目周也天下之廣不能以文誥及也大法小廉中外如一此以人治人忠恕之爲道也是以一己之好惡不能無偏且私耳譬焉喻焉而好惡公矣至於合民之所好所惡則好惡爲天下之至公至公者可以充惡惡臭好好色之量遂以至誠之意與民相見則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如此

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王制記興學之事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此以知民之所好所惡也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此所好好之也簡不率教者移之鄉移之遂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所惡惡之也明於所好所惡而後無作奸作惡故偏黨反側之悉平是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大

法九章大學明堂之理一也

毛詩篇義云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

基矣鄭注云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止其首章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傳曰基本也箋云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爲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則樂只君子謂能以禮樂樂是賢者其三章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斯能爲邦家是賢者可以爲民之父母賢者能爲民之父母斯能爲邦家之基大學篇引此言以見治國在用人用人之父母必得如民之父母者乃可以爲民望故下文引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言用人而不慎則如師尹者豈得爲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如是之謂賢賢人眾則君德廣大故得眾者謂得賢也南山有臺箋云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人君不能以獨治則事在用人大臣不能以獨佐其君則事在舉賢故引康誥楚書舅犯之言言用人也引秦誓之言言舉賢也而終之以君子小人之辨知爲國家者必使君子進而小人退此大學自脩身以至乎平天下不外於好善而惡惡皆以誠意貫之凡父母之於子則未有不誠者故必爲民之父母而後可以平天下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大師者三公之職坐而論道詩人刺王之不道則責大師民具爾瞻十目所視也大師教王三公之事與王同故不必有天下者而後任平天下之責也王者能用執政之大臣大臣能用百執事皆以絜矩之道求好惡之公故能用其中於民

而天下無不平惟慎獨者能守其至正獨之不慎是爲不誠而匪僻之心有自入矣使大臣有偏僻自私之見則必厭君子而喜小人小人能順其私心將破壞國家之大體而不顧法令之日煩人心之日蔽不旋踵而禍亂至皆不能用人之咎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鑒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君以民爲天師者眾也民也書曰四國民命凡有國者謂之民命惟明明德乃同民之好惡以得眾得民而受天命既受天命則可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國者天之所與實民之所與也故得國以親民爲要云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德者四時五行之德也月令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齊者慎也慎也者慎獨也惟獨可以爲天下先先心退藏於密慎德之事也君子有終身之慎先於三日之齊迎四時推五行謹氣候步日躔視昏旦中星食味別聲被色以行明堂之令少有不慎則氣候失常陰陽爲沴明堂之法使天子無時而不慎以不失五行之德德已與人所同得王者內得於己以自明其德必能外得於人以明用有德之士中庸篇云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有德有人之謂也有五德之帝有五行之官則土與金木水火皆安其行班固解五行云土所以不名時者地土之別名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有土則五行可成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皆兼土之生數外傳史伯曰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五行之性則爲德得天地之生數五行之用則爲財得天地之成數尙書伏生說天五生土配以王極皆由五數而成六七八九是水火金木皆賴乎土而成此王極所以爲八疇之要樞也明乎此言則可以知有土而後成五行之財以爲民用三朝記曰水火金木土穀此爲六府廢一不可進一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之眇眇小也德爲本財爲末則德爲大財爲小府庫之財不外六者



故爲六府春秋傳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陳六府三事皆歸於九功之德而行之以義大學德本財末以義爲利之說亦猶此意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德者五行之德王者之所受命於天者也財者王者財五行之用以施於民者也受於天者謂之本故相生相嬗以相終始無天命無德者不敢干焉施於民者謂之末故相勝相劑以相和百姓日用而不知焉故禹治水益掌火稷教稼穡契爲司徒此由內慎其德以明用有德之士則九族百姓黎民

亦各正其五常之德以利用厚生斯能正其本而萬事理苟不脩德而以富強爲念如暴秦之世程石量書方自以爲胥肝之勤而謂百執事之人爲不可信使皆屏息重足而莫知其所措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墮此其故由於王者舍德而言財則不能不言利言利則善者退而不善者進務爲國家巧取於民民莫不知天子諸侯大夫且興利之不暇不能不相率以自謀其生必至於盡喪其五常之德其始則父子相棄婦姑勃谿以成天下之大亂秦之興也亦自比於三代之得天下而亾也忽焉此外本內末之過也蓋有五行之財而不能利用則爲財之聚而水可以爲民患火可以致民疾材木金鐵之貨皆棄於地民無所資所以耗而散也知五行



之道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爲財之散溝  
洫治田疇易水土之演也耒耨興宮室建金木之化也釜甑  
爨衣裳垂水火之濟也故淮南傳明堂月令有四時變火之  
文而呂氏失之者非也既能財五行之用以利天下之民俾  
各安其居樂其業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  
廢疾者皆有所養民之所以聚而息也周官小司寇孟冬祀  
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以民數之  
息耗知財用之聚散有天下者不益當知所慎哉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亂也有國者慎乎德則治不慎乎德則亂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王言不可以不慎其上有飾非拒

諫之君其下有道諛媮合苟容之臣上下之間皆非以誠相  
與是之爲悖言悖而出君命之逆也亦悖而入逆命之臣也  
其君其臣皆將獲罪於天履霜堅冰可不懼乎是以言慎其  
出則德益明貨慎其入則人土財用可有言者德之所流也  
貨者財之一端也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班固謂食謂農  
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  
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  
教化成王者通其有無馭其貴賤故天官有受藏之府泉府  
有國服之息逾其數謂之悖入悖入者貨蘊於上民怨於下  
以干天地之和以致水旱盜賊之滋漏卮之形仰屋之歎職  
此之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命者天命於人謂之性分而言之爲仁義禮知信以合五行之德此性善之所由來也德之謂得王者受命改元五德遞嬗春秋以元加春王正月則善也至善之謂極洪範之極春秋之元是先慎乎德以長保其天命者也王之不極是謂不建不止於至善不慎乎德於是有失道之敗而天則先出災害怪異之變使畏天命而知恐懼自省終於不改遂至易姓而改命知天命之去非天之絕人之世而人之自失也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亾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鄭君注云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時謂觀射父

昭奚恤也按事見國語及新序舅犯對晉文公事見檀弓鄭彼注云寶謂善道可守仁親親行仁義孔子遣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記之所述皆百二十國寶書之言也有國者知其所寶而後國可治故謂之寶書孔子因其所言以爲經門人述之以爲記楚書之言善舅犯之言仁親仁亦善也知治國者不可以不親民不可以不止至善是以吳雖破楚而昭王復國晉文出亾而霸諸侯惟能用善人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殆哉

引書以明善人不善人之實也个當爲介隸之悞介大也鄭  
注此云斷斷誠一之貌廣雅曰斷斷誠也說文引周書作詔  
詔古文專字明大臣之誠意專壹有斷斷之氣象又驗之  
於才藝之士彥聖之人以知其樂人之有善惟無他技則其  
心休休有容凡士之有一技皆爲吾有能合眾技以成其大  
如周公之見百士是也人之彥聖彥一作盤本鄭注盤與彥聲  
之轉彥爲美盤爲大美且大而爲聖非一介臣之所易容也  
故加以好之之心有不但如自其口出者而後知其是能容  
之如周公之於召公是也子孫長保黎民有利皆由於用人  
用人由於大臣之推賢讓能明明穆穆斯天命集而國家治

是爲得天命得國媚疾者妬賢之人也違之俾不通彥聖之  
人肥遯蔽隱不使上知而求之易於否泰明君子小人之消  
長於泰則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於否則天地  
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有小人之隔絕其  
間則賢人君子藏山匿藪不能爲國家用元首叢脞而萬事  
墮政令莫舉天命遂去是爲失天命失國故善用入者見其  
忘己之善而稱人之善若將不及者卽其有容之心可與圖  
數世之利見示己之才而不樂道人之善者卽其媚疾之心  
已足生目前之害於進退大臣之際而用人之道思過半矣  
此文多與尙書不同者尙書古文禮記今學也秦穆自傷前  
不能用百里奚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與晉



楚之君皆由失而得故引其言以知治國之道通乎平天下之道也

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治國之道在用人人之異在君子小人而已君子之求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小人之所以自進而求暱於君其情狀非一稍有不慎而君心已惑大權已移故記者先言所惡後言民之所好惡至於子孫不能保而黎民殆者固仁人之所甚惡也未治之國直否之家小人道長先去小人則君子不進而國無由治君子道長而直泰必其國中無小人而君子有以自全於斯世治國之先去惡猶脩身之先去其忿懣恐

懼好樂憂患之情而性無不善愛人之與養性其理一而已矣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此承秦誓之文以見大臣不能進賢退不肖之害故鄭君注此云命讀爲慢聲之誤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已是輕慢以舉人也使無敬賢之意則賢者去而不肖者不能退遠君子而親小人者由其君慢而其臣亦慢則雖有過而不知有過而不知則好惡與性相反好惡合乎性而後可以爲人故以媚疾之臣而逢好諛之君則日叢其過而拂人之性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



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人之情其始皆知賢之當舉不善之當退惟由慢與過以至拂人之性則生機以漸而盡天理以漸而滅故壞國喪家亾身者皆媚疾之類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以上皆明有德有人之義忠爲敬信爲誠忠信者誠意之事誠意者慎德之基也德之言得大道絜矩之道也君子用臣臣之事君皆主忠與信則能絜矩而天下平得其道之效也驕爲慢泰爲過君子退而小人進則無時不愚惑其君終至於拂人之性而菑及其身皆慢與過之所積而非一朝夕之故所謂失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大道在絜矩則人土財用皆以矩之數絜之財既散則民皆有其財而生之者眾大宰立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以絜其眾寡疾舒之數而已財無不足財散民聚之道盡此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

漢易

作人王肅改人爲仁非

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君子

慎五行之德可以生六府之財以仁爲寶是爲大寶故能挈六府之財之數而後可以散財不仁者雖有財不能散也能散則能用不豐不殺持情合危聖王之所以順合德與人土



財用爲一是能以財發身守位聚人理財正辭皆仁之所發也不能合德與人士財用爲一而徒知有財是謂不仁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至於財聚民散而身隨以亾是不仁之人天下之愚人也勿惡哉

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既知不仁之可惡則當知仁之可好好惡者決於肌髓形於寤寐以誠意相通者也率天下以仁是謂以仁治人下莫不好義是謂以義治我上下相率以仁義爲治而後謂之國治凡卿大夫士皆食乎君之祿事乎君之事義者事之宜非仁無以長人非義無以舉事有事於國者皆正義而不謀利則

必敬其事而後具食以敬勝怠乃克有終是以至治之國道德齊禮而科條畢具綱舉目張爭奪之風息悖出之患亾此生財之大道卽絜矩以平天下之道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佐君以治國而親民者爲卿大夫士禮問士之富以車數對故孟獻子之戒言利自畜馬乘始卿大夫既有采地則有家臣畜聚斂之臣卽其用人之失當知其舉賢之無實有國者誰與爲治易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美利者至善也不言所利是謂不以利爲利仁與義皆善之一



端而人臣之分尤當以義治我則能事君之事易著臣道於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敬義立而德不孤言无不利之效由乎其敬與義是謂以義爲利所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其卿大夫士能以義制事而得其宜必能爲小人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俾各安其居樂其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亦各忘其利是之謂利其利若上下交征利之世其奪民之利惟恐不盡至士庶人而求利吾身此救死不贍之辭而國之所以危也欲知下之好義而不好利當以獻子之言察之而治國之道思過半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不知絜矩之道則本末倒置舍仁義而惟以財用爲當務之急此慎德之君子所不爲而閒居爲不善之小人一旦當長民之任必逞志行私用其權數智術以罔一世之利小人亦自謂所以利國家者無過於此惟有絜矩之道知民之所惡而去之則可以無國家之害故爲國家者惟務於格君心正民風上辭讓而去爭奪者好義之臣也務論富國強兵頭會箕歛豪奪而巧取飾經術以文姦言者好利之臣也則君子小人之辨明矣彼爲人君者孰不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不知絜矩之道惑於君子小人之辨見小人而喜其議論以爲其



智可用其力可使密豪匹之算竭山海之藏損下益上上下  
不通而民不親怨氣充積以干天和則蓄異先告而患害麇  
至小人之用事可以隔君民之心絕善人之路故用小人而  
至於亾其國猶自謂欲行善政而非亾國之君者彼亦至愚  
而不悟者也故明明德之義在自明其德而明用有德之士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好義而不好利中外之治清和咸理  
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恩及禽獸澤臻草木以成治太平之世  
是謂親民是謂止至善皆誠意之學一以貫之也



